

【冯梦龙全集】

醒世恒言

中

冯
梦
龙

著

王槐茂 张树天
主编

馮夢龍

远方出版社



冯梦龙全集

主编 张树天 王槐茂

远方出版社

醒
世
恒
言

(中册)

责任编辑：胡丽娟

冯梦龙全集

主编：张树天 王槐茂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（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）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大北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221.5 字数：4850 千字

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 套

ISBN 7-80723-065-7/I·27

定价：718.00 元（全 24 册）

第十六卷 陆五汉硬留合色鞋

得便宜处笑嘻嘻，不遂心时暗自悲。谁识天公颠
倒用，得便宜处失便宜。

近时有一人，姓强，平日好占便宜，倚强凌弱，里中都惧怕他，熬出一个浑名，叫做“强得利”。一日偶出街市行走，看见前边一个单身客人，在地下捡了一个兜肚儿，提起颇重。想来其中有物，慌忙赶上前拦住客人，说道：“这兜肚是我腰间脱下来的，好好还我！”客人道：“我在前面走，你在后面来，如何到是你腰间脱下来的？好不通理！”强得利见客人不从，就攀手去抢，早扯住兜肚上一根带子。两下你不松，我不放。街坊人都走拢来，问其缘故。二人各争执是自己的兜肚儿，众人不能剖判。其中一个老者开言道：“你二人口说无凭，且说兜肚中什么东西？合得着，便是他的。”强得利道：“谁耐烦与你猜谜道白！我只认得自己的兜肚，还我便休。若不还时，与你并个死活！”只这句话，众人已知不是强得利的兜肚了。多有惧怕强得利的，有心帮衬他，便上前解劝道：“客人，你不识此位强大哥么？是本地有名的豪杰。这兜肚，你是地下捡的，料非己物，就把来结识了这位大哥，也是理所当然。”客人被劝不过，便道：“这兜肚果然不是小人的。只是财可义取，不可力夺。既然列位好言相劝，小人情愿将兜肚打开，看

是何物。若果有些采头，分作三股。小人与强大哥各得一股；那一股送与列位们做个利市，店中共饮三杯，以当酬劳。”那老者道：“客官最说得是！强大哥且放手，都交付与老汉手里。”老者取兜肚打开看时，中间一个大布包，包中又有三四层纸，裹着光光两锭雪花样的大银，每锭有十两重。强得利见了这银子，爱不可言，就使欺心起来，便道：“论起三股分开，可惜鑿坏了这两个镞儿。我身边有几两散碎银子要去买生口的，把来送与客人，留下这镞儿与我罢！”一头说，一头在腰里摸将出来三四个零碎包儿，凑起还称不上四两银子，连众人吃酒东道都在其内。客人如何肯收？两下争嚷起来。又有人点拨客人道：“这位强大哥不只好惹的，你多少得些采去罢！”老者也劝道：“客官，这四两银子，都把与你，我们众人这一股不要了。那一日不吃酒，省了这东道奉承你二位罢！”口里说时，那两锭银子在老者手中，已被强得利擘手抢去。那客人没奈何，只得留了这四两银子。强得利道：“虽然我身边没有碎银，前街有个酒店，是我舅子开的。有劳众位多时，少不得同去一坐。”众人笑道：“恁地时，连客官也去吃三杯，今后就做个相识。”一行十四五人，同走到前街朱三郎酒店里大楼上坐下。强得利一来白白里得了这两锭大银，心中欢喜，二来感谢众人帮衬，三来讨了客人的便宜，又赖了众人一股利市，心上也未免有些不安。况且是自己舅子开张的酒店，越要卖弄，好酒好食，只顾教搬来，吃得个不亦乐乎！众人个个醉饱，方才撒手。共吃了三两多银子。强得利教记在自家帐上。众人出门作别，各自散讫。客人干净得了四两银子，也自归家去了。

过了两日，强得利要买生口，舅子店里又来取酒钱，家中别无银两，只得把那两锭雪白样的大银，在一个倾银铺里去倾

销，指望加出些银水。那银匠接银在手，翻覆看了一回，手内颠上几颠，问道：“这银子那里来的？”强得利道：“是交易上来的。”银匠道：“大郎被人哄了！这是铁胎假银，外边是细丝，只薄薄一层皮儿，里头都是铅铁。”强得利不信，只要鏊开。银匠道：“鏊坏时，大郎莫怪。”银匠动了手，乒乒乓乓鏊开一个口子，那银皮裂开，里面露出假货。强得利看了，自也不信：一生不曾做这折本的交易。自作自受，埋怨不得别人。坐在柜卓边，呆呆的对着这两锭银子只顾看。引下许多人进店，都来认那铁胎银的，说长说短。强得利心中越气，正待寻事发作，只见门外两个公差走入，大喝一声，不由分说，将链子扣了强得利的颈，连这两锭银子，都解到一个去处来。

原来本县库上银粮收了几锭假银，知县相公暗差做公的在外缉访。这兜肚里银子，不知是何人掉下的，那锭样正与库上的相同。因此被做公的拿了，解上县堂。知县相公一见了这锭样，认定是造假银的光棍，不容分诉，一上打了三十毛板，将强得利送入监里，要他赔补库上这几锭银子。三日一比较，强得利无可奈何，只得将田产变价上库。又央人情在知县相公处说明这两锭银子的来历。知县相公听了分上，饶了他罪名，释放宁家。共破费了百外银子。一个小小家当，弄得七零八落。被里中做下几句口号，传做笑话。道是：“强得利，强得利，做事全不济！得了两锭寡铁，破了百金家计。公堂上毛板是我打来，酒店上东道别人吃去。似此折本生涯，下次莫要淘气。从今改强为弱，得利唤做失利。再来吓里欺邻，只怕缩不上鼻涕。”

这段话叫做“强得利贪财失采”，正是：得便宜处失便宜。如今再讲一个故事，叫做“陆五汉硬留合色鞋”、也是为讨别

人的便宜，后来弄出天大的祸来。正是：爽口食多应损胃，快心事过必为殃。”

话说国朝弘治年间，浙江杭州府城，有一少年子弟，姓张，名荇，积祖是大富之家，幼年也曾上学攻书，只因父母早丧，没人拘管，把书本抛开，专与那些浮浪子弟往来。学就一身吹弹蹴鞠，惯在风月场中卖弄，烟花阵里钻研。因他生得风流俊俏，多情知趣，又有钱钞使费，小娘们多有爱他的，奉得神魂颠倒，连家里也不思想。妻子累谏不止，只索由他。一日，正值春间，西湖上桃花盛开。隔夜请了两个名妓，一个唤做娇娇、一个叫做倩倩，又约了一般几个子弟，教人唤下湖船，要去游玩。自己打扮起来，头戴一顶时样绉纱巾，身穿着银红吴绫道袍，里边绣花白绫袄儿，脚下白绫袜、大红鞋，手中执一柄书画扇子。后面跟一个垂髫标致小厮，叫做清琴，是他的宠童；左臂上挂着一件披风，右手拿着一张弦子，一管紫箫，都是蜀锦制成囊儿盛裹。离了家中，望钱塘门摇摆而来。却打从十官子巷中经过，忽然抬头，看见一家临街楼上，有个女子揭开帘儿，泼那梳妆残水。那女子生得甚是娇艳。怎见得？有《清江引》为证：谁家女儿，委实的好，赛过西施貌。面如白粉团，鬓似乌云绕。若得他近身时，魂灵儿都掉了。张荇一见，身子就酥了半边。便立住脚，不肯转身，假意咳嗽一声。那女子泼了水，正待下帘，忽听得咳嗽声响，望下观看，一眼瞧见个美貌少年，人物风流，打扮乔画，也凝眸流盼。两面对觑，四目相视，那女子不觉微微而笑。张荇一发魂不附体。只是上下相隔，不能通话。正看间，门里忽走出个中年人来，张荇急忙回避。等那人去远，又复走转看时，女子已下帘进去。站立一回，不见踪影。教清琴记了门面，明日再来打

探。临行时，还回头几次。那西湖上，平常是他的脚边路，偏这日见了那女子，行一步，懒一步，就如走几百里出路一般，甚是厌烦。

出了钱塘门，来到湖船上。那时两个妓女和着一班子弟，都已先到。见张荇上船，俱走出船相迎。张荇下了船，清琴把衣服、弦子、箫儿放下。梢子开船，向湖心中去。那一日天色清明，堤上桃花含笑，柳叶舒眉，往来踏春士女，携酒挈榼，纷纷如蚁。有诗为证：“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？暖风薰得游人醉，错把杭州作汴州。”且说张荇船中这班子弟们，一个个吹弹歌唱，施逞技艺。偏有张荇一意牵挂那楼上女子，无心欢笑，托腮呆想。他也不像游春，到似伤秋光景。众人都道：“张大爷平昔不是恁般，今日为何如此不乐？必定有甚缘故。”张荇含糊答应，不言所以。众人又道：“大爷不要败兴，且开怀吃酒，有甚事等我众弟兄与你去解纷。”又对娇娇、倩倩道：“想是大爷怪你们不来帮衬，故此着恼，还不快奉杯酒儿下礼。”娇娇、倩倩真个筛过酒来相劝。张荇被众人鬼浑，勉强酬酢，心不在焉。未到晚，就先起身，众人亦不强留。

上了岸，进钱塘门，原打十官子巷经过。到女子门首，复咳嗽一声，不见楼上动静。走出巷口，又趑转来，一连数次，都无音响。清琴道：“大爷，明日再来罢。若只管往来，被人疑惑。”张荇依言，只得回家。明日到他家左近访问是何等人。有人说：“他家有名叫做潘杀星潘用，夫妻两个，止生一女，年才十六，唤做寿儿。那老儿与一官宦人家薄薄里有些瓜葛，冒着他的势头，专在地方上吓诈人的钱财，骗人酒食。地方上无一家不怕他，无一个不恨他，是个赖皮刁钻主儿。”张荇听了，记在肚里，慢慢的在他门首踱过。恰好那女子开帘远望，

两下又复相见。彼此以目送情，转加亲热。自此之后，张荇不时往来其下探听，以咳嗽为号。有时看见，有时不见。眉来眼去，两情甚浓，只是无门得到楼上。

一夜，正是二月十五，皓月当天，浑如白昼。张荇在家坐立不住，吃了夜饭趁着月色，独步到潘用门首，并无一个人来往。见那女子正卷起帘儿，倚窗望月。张荇在下看见，轻轻咳嗽一声。上面女子会意，彼此微笑。张荇袖中摸出一条红绫汗巾，结个同心方胜，团做一块，望上掷来。那女子双手来接，恰好正中。就月底下一仔细看了一眼，把来袖过，就脱下一只鞋儿投下。张荇双手承受，看时，是一只合色鞋儿。将指头量摸，刚刚一折。把来系在汗巾头上，纳在袖里。望上唱个肥喏，女子还了个万福。正在热闹处，那女子被父母呼唤，只得将窗儿闭上，自上楼去。

张荇也兴尽而返，归到家里，自在书房中宿歇。又解下这只鞋儿，在灯前细玩，果是金莲一瓣，且又做得甚精细。怎见得？也有《清江引》为证：靛鞋儿三寸，轻罗软窄，胜萼花片。若还绣满花，只费分毫线。怪他香喷喷不沾泥，只在楼上转。张荇看了一回，依旧包在汗巾头上。心中想道：“须寻个人儿通信与他，怎生设法上得楼去方好。若只如此空研光，眼饱肚饥，有何用处！”左思右算，除非如此，方能到手。

明日午前，袖了些银子，走至潘家门首。望楼上不见可人，便远远的借个人家坐下，看有甚人来往。事有凑巧，坐不多时，只见一个卖婆，手提着个小竹撞，进他家去。约有一个时辰，依原提着竹撞出来，从旧路而去。张荇急赶上一步看时，不是别人，却是惯走大家卖花粉的陆婆，就在十官子巷口居住。那婆子以卖化粉为名，专一做媒做保，做马泊六，正是

他的专门，故此家中甚是活动。儿子陆五汉在门前杀猪卖酒，平昔酗酒撒泼，是个凶徒，连那婆子时常要教训几拳的。婆子怕打，每事到都依着他，不敢一毫违拗。当下张荇叫声：“陆妈妈！”陆婆回头认得，便道：“呀！张大爷何来？连日少会。”张荇道：“适才去寻个朋友不遇，便道在此经过。你怎一向不到我家走走？那些丫头们，都望你的花哩！”陆婆道：“老身日日要来拜望大娘，偏有这些没正经事，伴住身子，不曾来得。”一头说，已到了陆婆门首。只见陆五汉在店中卖肉卖酒，十分热闹。陆婆道：“大爷吃茶去便好。只是家间齟齬，不好屈得贵人。”张荇道：“茶到不消，还要借几步路说话。”陆婆道：“少待。”连忙进去，放了竹撞，出来道：“大爷有甚事作成老媳妇？”张荇道：“这里不是说话之处，且随我来。”直引到一个酒楼上，拣个小阁儿中坐下。

酒保放下杯箸，问道：“可还有别客么？”张荇道：“只我二人，上好酒暖两瓶来，时新果子，先将来案酒，好嘎饭只消三四味就勾了。”酒保答应下去。不一时，都已取到，摆做一桌子。斟过酒来，吃了数杯。张荇打发酒保下去，把阁子门闭了，对陆婆道：“有一事要相烦妈妈，只怕你做不来。”那婆子笑道：“不是老身夸口，凭你天大样疑难事体，经着老身，一了百当，大爷有甚事，只管分付来，包在我身上，与你完成。”张荇道：“只要如此便好。”当下把两臂靠在桌上，舒着颈，向婆子低低说道：“有个女子，要与我勾搭，只是没有做脚的，难得到手。晓得你与他家最熟，特来相求，去通个信儿。若说法得与我一会，决不忘恩。今日先有十两白物在此，送你开手。事成之后，还有十两。”便去袖里摸出两个大锭，放在桌上。陆婆道：“银子是小事，你且说是那一家的雌儿？”张荇

道：“十官子巷潘家寿姐，可是你极熟的么？”陆婆道：“原来是这个小鬼头儿。我常时见他端端正正，还是黄花女儿，不像要寻野食吃的，怎生着了你的道儿？”张荇把前后遇见，并夜来赠鞋的事，细细与婆子说知。陆婆道：“这事到也有些难处哩。”张荇道：“有甚难处？”陆婆道：“他家的老子利害。家中并无一个杂人，止有嫡亲三口，寸步不离。况兼门户谨慎，早闭晏开，如何进得他家？这个老身不敢应承。”张荇道：“妈妈，你适才说天大极难的事，经了你就成。这些小事，如何便推故不肯与我周全？想必嫌谢礼微薄，故意作难么？我也不管，是必要在你身上完成。我便再加十两银子，两匹段头，与你老人家做寿衣何如？”陆婆见着雪白锭大银，眼中已是出火，却又贪他后手找帐，心中不舍。想了一回，道：“既大爷恁般坚心，若老身执意推托，只道我不知敬重了。待老身竭力去图，看你二人缘分何如。倘图得成，是你造化了。若图不成，也勉强不得，休得归罪老身。这银子且留在大爷处，但有些效验，然后来领。他与你这只鞋儿，到要把来与我，好去做个话头。”张荇道：“你若不收银子，我怎放心？”陆婆道：“既如此，权且收下。若事不谐，依旧璧还。”把银揣在袖里。张荇摸出汗巾，解下这只合色鞋儿，递与陆婆。陆婆接在手中，细细看了一看一看，喝采道：“果然做得好！”将来藏过。两个又吃了一回酒食，起身下楼，算还酒钱，一齐出门。临别时，陆婆又道：“大爷，这事须缓缓而图，性急不得的。若限期限日，老身就不敢奉命。”张荇道：“只求妈妈用心，就迟几日也不大紧。倘有些好消息，竟到我家中来会。”道罢，各自分别而去。正是：要将撮合三杯酒，结就欢娱百岁缘。

且说潘寿儿自从见了张荇之后，精神恍惚，茶饭懒沾，心

中想道：“我若嫁得这个人儿，也不枉为人一世！但不知住在那里？姓甚名谁？”那月夜见了张荇，恨不得生出两个翅儿，飞下楼来，随他同去。得了那条红汗巾，就当做人一般，抱在身边而卧。睡到明日午牌时分，还痴迷不醒。直待潘婆来唤，方才起身。又过两日，早饭已后，潘用出门去了，寿儿在楼上，又玩弄那条汗巾。只听得下面有人说话响，却又走上楼来。寿儿连忙把汗巾藏过，到胡梯边看时，不是别人，却是卖花粉的陆婆。手内提着竹撞，同潘婆上来。到了楼上，陆婆道：“寿姐，我昨日得了几般新样好花，特地送来与你。”连忙开了竹撞，取出一朵来道：“寿姐，你看如何？可像真的一般么？”寿儿接过头来道：“果然做得好！”陆婆又取出一朵来，递与潘婆道：“大娘，你也看看，只怕后生时，从不曾见恁样花样哩！”潘婆道：“真个我幼时只戴得那样粗花儿，不像如今做得这样细巧。”陆婆道：“这个只算中等，还有上上号的，若看了，眼盲的就亮起来，老的便少起来，连寿还要增上几年哩！”寿儿道：“你一发拿出来与我瞧瞧。”陆婆道：“只怕你不识货，出不得这样贵价钱。”寿儿道：“若买你的不起，看是看得起的。”陆婆陪笑道：“老身是取笑话儿，寿姐怎认真起来？就连我这篮儿都要了，也值得几何？待我取出来与你看，只拣好的，任凭取择。”又取出几朵来，比前更加巧妙。寿儿拣好的取了数朵，道：“这花怎么样卖？”陆婆道：“呀！老身每常何曾与你争惯价钱，却要问价起来？但凭你分付罢了。”又道：“大娘，有热茶便相求一碗。”潘婆道：“看花兴了，连茶都忘记去取。你要热的，待我另烧起来。”说罢，往楼下而去。

陆婆见潘婆转了身，把竹撞内花朵整顿好了，却又从袖中摸出一个红绸包儿，也放在里边。寿儿问道：“这包的是什

东西？”陆婆道：“是一件要紧物事，你看得不得的。”寿儿道：“怎么看得不得？我偏要看！”把手便去取。陆婆口中便说：“决不与你看！”却放个空让他一手拈起，连叫：“阿呀！”假意来夺时，被寿儿抢过那边去。打开看时，却是他前夜赠与那生的这只合色鞋儿。寿儿一见，满面通红。陆婆便劈手夺去道：“别人的东西，只管乱抢！”寿儿道：“妈妈，只这一只鞋儿，甚么好东西，恁般尊重！把绸儿包着，却又人看得不得。”陆婆笑道：“你便这样说不值钱，却不道有个官人，把这只鞋儿当似性命一般，教我遍处寻访那对儿哩！”寿儿心中明白是那人家教他来通信，好生欢喜。便去取出那一只来，笑道：“妈妈，我到有一只在此，正好与他恰是对儿。”陆婆道：“鞋便对着了，你却怎么发付那生？”寿儿低低道：“这事妈妈总是晓得的，我也不消瞒得，索性问个明白罢！那生端的是何等之人？姓名谁？平昔做人何如？”婆子道：“他姓张名荇，家中有百万家私，做人极是温存多情。为了你，日夜牵肠挂肚，废寝忘食。晓得我在你家相熟，特央我来与你讨信，可有个法儿放他进来么？”寿儿道：“你是晓得我家爹爹又利害，门户甚是紧急，夜间等我吹息灯火睡过了，还要把火来照过一遍，方才下去歇息。怎么得个策儿与他相会？妈妈，你有什么计策，成就了我二人之事，奴家自有重谢。”陆婆相了一相道：“不打紧，有计在此。”寿儿连忙问道：“有何计策？”陆婆道：“你夜间早些睡了，等爹妈上来照过，然后起来。只听下边咳嗽为号，把几匹布接长垂下楼来，待他从布上攀缘而上。到五更时分，原如此而下。就往来百年，也没有那个知觉，任凭你两个取乐，可不好么？”寿儿听说，心中欢喜道：“多谢妈妈玉成。还是几时方来？”陆婆道：“今日天晚已来不及，明日侵早去约了他，

到晚来便可成事。只是再得一件信物与他，方见老身做事的当。”寿儿道：“你就把这对鞋儿，一总拿去为信。他明晚来时，依旧带还我。”

说犹未了，潘婆将茶上来。陆婆慌忙把鞋藏于袖中，啜了两杯茶。寿儿道：“陆妈妈，花钱今日不便，改日奉还罢！”陆婆道：“就迟几日不妨碍，老身不是这琐碎的。”取了竹撞，作别起身。潘婆母子直送到中门口。寿儿道：“妈妈，明日若空，走来话话。”陆婆道：“晓得！”这是两个意会的说话，潘婆那里知道。正是：浪子心，佳人意，不禁眉来和眼去。虽然色胆大如天，中间还要人传会。伎俩熟，口舌利，握雨携云多巧计。虔婆绰号马泊六，多少良家受他累。不怕天，不怕地，不怕傍人闲放屁，只须瞒却父和娘，暗中撮就鸳鸯对。朝想对，暮想对，想得人如痴如醉。不是冤家不聚头，杀却虔婆方出气。

且说陆婆也不回家，径望张荅家来。见了他浑家，只说卖花。问张荅时，却不在家。张荅合家那些妇女，把他这些花都抢一个干净，也有现，也有赊，混了一回。等他不及，作别起身。明日绝早，袖了那双鞋儿，又到张家问时，说：“昨夜没有回来，不知住在那里。”陆婆依旧回到家中。恰好陆五汉要杀一口猪，因副手出去了，在那里焦躁。见陆婆归家，道：“来得极好！且相帮我缚一缚猪儿。”那婆子平昔惧怕儿子，不敢不依，道：“待我脱了衣服帮你。”望里边进去。陆五汉就随他进来。见婆子脱衣时，落下一个红绸包儿。陆五汉只道是包银子，拾起来，走到外边。解开看时，却是一双合色女鞋，喝采道：“谁家女子，有恁般小脚！”相了一会，又道：“这个小脚女子，必定是有颜色的，若得抱在身边睡一夜，也不枉此一

生！”又想到：“这鞋如何在母亲身边？却又是穿旧的，有恁般珍重，把绸儿包着。其中必有缘故。待他寻时，把话儿吓他，必有实信。”原把来包好，揣在怀里。

婆子脱过衣裳，相帮儿子缚猪来杀了，净过手，穿了衣服，却又要去寻张荃。临出门，把手摸袖中时，那双鞋儿却不见了。连忙复转身寻时，影也不见，急得那婆子叫天叫地。陆五汉冷眼看母亲恁般着急，由他寻个气叹，方才来问道：“不见了什么东西？这样着急！”婆子道：“是一位要紧物事，说不得的。”陆五汉道：“若说个影儿，或者你老人家目力不济，待我与你寻看。如说不得的，你自去寻，不干我事！”婆子见儿子说话跷蹊，便道：“你若拾得，还了我，有许多银子在上，勾你做本钱哩！”陆五汉见说有银子，动了火，问道：“拾到我拾得，你说那根由与我，方才还你。”婆子叫到里边去，一五一十，把那两个前后的事，细细说与。陆五汉探了婆子消息，心中欢喜，假意惊道：“早是与我说过，不然，几乎做出事来。”婆子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陆五汉道：“自古说得好，若要不知，除非莫为。这样事，怎掩得人的耳目？况且潘用那个老强盗，可是惹得他的么？倘或事露，晓得你赚了银两，与他做脚，那时不要说把我做本钱，只怕连我的店底都倒在他手里，还不像意哩！”陆婆被儿子一吓，心中老大惊慌，道：“儿说得有理。如今我把这银子和鞋儿还了他，只说事体不谐，不管他闲帐罢了。”陆五汉笑道：“这银子在那里？”陆婆便去取出来与儿子看，五汉把来袖了道：“母亲，这银子和鞋儿，留在这里。万一后日他们从别处弄出事来，连累你时，把他做个证见。若不到这田地，那银子落得用的，他敢来讨么？”陆婆道：“倘张大老来问回音，却怎么处？”五汉道：“只说他家门户紧急，一

时不能。若有机会，便来通报。回他数次，自然不来了。”那婆子银子、鞋儿都被五汉拿去，又不敢讨，手中没了把柄，又怕弄出事来，也不敢去约张荃。

且说陆五汉把这十两银子，办起几件华丽衣服，也买一项绉纱巾儿。到晚上等陆婆睡了，约莫一更时分，将行头打扮起来，把鞋儿藏在袖里，取锁反锁了大门，一径到潘家门首。其夜微云笼月，不甚分明，且喜夜深人静。陆五汉在楼墙下，轻轻咳嗽一声。上面寿儿听得，连忙开窗。那窗白里，呀的有声，寿儿恐怕惊醒爹妈，即卓上取过茶壶来，洒些茶在里边，开时却就不响。把布一头紧紧的缚在柱上，一头便垂下来。陆五汉见布垂下，满心欢喜，撩衣拔步上前，双手挽住布儿，两脚挺在墙上，逐步捱将上去。顷刻已到楼窗边，轻轻跨下。寿儿把布收起，将窗儿掩上。陆五汉就双手抱住，便来亲嘴。寿儿即把舌儿度在五汉口中。此时两情火热，又是黑暗之中，那辩真假，相偎相抱，解衣就寝。五汉将寿儿双股拍开，腾身上去。寿儿亦耸身而就。真个你贪我爱，被陆五汉恣情取乐。正是：豆蔻包香，却被枯藤胡缠；海棠含蕊，无端暴雨摧残。鸂鶒占锦鸳鸯之窠，凤凰作凡鸦之偶。一个口里呼肉肉肝肝，还认做店中行货；一个心里想亲亲爱爱，那知非楼下可人。红娘约张珙，错订郑恒；郭素学王轩，偶迷西子。可怜美玉娇香体，轻付屠酤市井人。

当下雨散云收，方才叙阔。五汉将出那双鞋儿，细述向来的情款。寿儿也诉想念之由。情犹未足，再赴阳台，愈加恩爱。到了四更，即便起身，开了窗，依旧把布放下。五汉攀援下去，急奔回家，寿儿把布收起藏过，轻轻闭上窗儿，原复睡下。